

● 中华全景百卷书

景观系列

44

中国 名寺名塔

金启凤

● 京华出版社

中华



中华全景百卷书
京华出版社
PDG

2228/337.5²²²⁸
337.5(1)

x29/14

金启凤

105

中华全景百卷书

阅
览

○景观系列○
中国名寺名塔

京华出版社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精神而策划的。这是一套综合性强、品味高的爱国主义教育普及读物，是一所浓缩的爱国主义图书馆。它由100卷分10个系列构成。在明理、知事、动情、养成的四个环节上，用100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全景式地勾勒出祖国的古往今来和大好河山；用100个韵味浑厚的音符，合奏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指导下，由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总体策划，由100名专家分卷撰写而成，经首都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在建国45周年之际，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中华全景百卷书》异彩纷呈，正所谓开卷有益。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当今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

古人云：知天下事，读五车书。

我们说：读百卷书，激爱国情！



《中华全景百卷书》

编委会

顾问:徐惟诚 袁宝华 于友先 任继愈
苏 星

总编委会主任:李志坚

总编委会副主任:何卓新 孙向东

总编委:范西峰 董蕴琦 李学谦 李 伟
朱述新 母庚才 李建华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晓山	于振华	马艳平	王 红	王 伟
王 勉	王士平	王尔琪	王奇治	王品璋
王恩铭	王寅诚	王骊岭	区界名	石建英
卢云亭	田人隆	申先甲	刘 达	刘 彪
刘文彪	刘克明	刘树勇	刘振礼	刘俊华
刘峻骧	刘森财	成绶台	孙玉琴	孙彦钊
邢东风	李元华	李明伟	吕品田	吕金陵
朱立南	朱祖希	朱筱新	朱莱茵	朱深深
伍国栋	华林甫	向世陵	杨菊花	吴舜龄
宋志明	宋剑霞	忻汝平	汪家兴	张 正
张亚立	张兆裕	张则正	张鹏志	陈晓莉

陈绶祥	陆道中	武 力	武玉宇	赵艳霞
罗静文	周 亮	周育德	金启凤	金奇康
金德年	金德厚	宗 时	空 宇	郑玉辉
郑进保	泽 昌	胡 洁	胡振宇	郝 旭
春 晖	钟 玉	郭文杰	郭积燕	郭素娟
袁济喜	夏继果	徐兆仁	徐庆全	钱 冶
唐 忠	梁占军	涂新峰	黄同华	曹革成
蒋 超	葛晨虹	鲁 葳	焦国成	曾令真
谢 军	鄢爱红	裴仁君	熊晓正	戴瑞丰

※

※

※

总策划·总编辑：朱新民

执行总编辑：傅亿伸

副 总 编 辑：贺耀敏 恽鹏举 刘占昌

装 帧 设 计：王 晖 尚云波

编 辑 人 员：董凤举 曹革成 孙建庆

鲁 葳 戴瑞丰

主旋律的音符

(总序)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伟大旗帜,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要求人们从确立社会“主旋律”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作为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共同基础。

一、道教与道教宫观

1. 道教的形成

道教与中国流行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同,它是唯一根植于中国,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土生土长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传统的宗教。道教,距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它作为中华民族的固有宗教,具有中国历史与民族文化的鲜明特色,并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哲学、科技、医药卫生乃至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切宗教都鼓吹有神论,道教也不例外。不过道教和其它宗教信仰有所不同,道教信仰的宗旨和追求的最终目标,不是来世而是今生,长生不死,得道成仙。道教认为,除了人所居住的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为神仙所居住,即道教所谓的“洞天”、“福地”。相信个体生命经过修炼和脱胎换骨的过程,人可以超凡入仙,能够“不食五谷,吸

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根据这种基本信仰，道教提出一系列道功和道术，即具体的修炼方法和方术。

封建社会位极至尊的统治者，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企望长生不死之道是其必然的心态，而道教的理想境地与其虚幻的追求又恰恰是重生恶死。这二者之间，既或不是谋合，恐怕也是巧合，倡导此道的有信奉此道的作基础，信奉此道的反过来又成为倡导此道的靠山。前者欲求竟其天年，后者则有“洞天”、“福地”的蓬莱仙境，真可谓一拍即合了。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封禅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方术士公孙卿宣称在缙氏城见到神仙，于是汉武帝匆匆赶去，但是没见到，武帝责问之，公孙卿说道：“仙人可见，今陛下可以为观，……神人宜可至也。”汉武帝欲求长生不死，急于与神仙交往，于是于今在长安建蜚廉桂观、益延寿观。神仙飘忽而来，飘忽而去，天马行空，踪迹不定。把建筑物称之为“观”，意在登临远眺，观察神仙的踪迹，以便于为神仙降临作好迎接的准备，从封禅书记载的内容看，道教至少产生于西汉。自然界有神仙，本是远古的传说，它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早在殷商时期，统治者就十分崇鬼拜神，那时就有专门占凶卜吉的巫师，

巫师作为人与神之间的沟通者,神通广大,能降神、祈雨,能治病、解梦,其手段就是画符念咒之类的巫术。象公孙卿这样的方术士,也称作方士,所谓方,其主要方面是有使人长生不死的仙方。术有两种:一是有为成仙而修丹炼药的“仙术”;另则是有符咒等方面的“神术”。汉代以前,方士已经存在,秦始皇听方士徐福说,东海上有着蓬莱仙山,神仙们都住在那里,若得到仙山就可以求得不死之药,所以始皇帝就派五百童男、五百童女驾船出海寻神访仙,赐求仙丹妙药。总之,古代中国的鬼神崇拜、方士的巫咒、仙术、五行学说等,都是构成道教的思想渊源。道教长生不死的如是看法和得道成仙的如是想法加之具体的修炼方法,对封建统治者来说,顺理成章,自然是建观以寻仙了。而皇帝召请道士为他们建观修宫并奉为修道之所,标志着道教得到官方的认可。于是,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又得到官方支持的道教进一步得到传播、发展。其结果,一方面秦皇求长生,失败了;汉武寻不死,告吹了,另一方面,道教仍旧沿袭着、发展着,至唐宋时期,修建宫观达到空前的规模。从唐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起,后来的宪宗、穆宗、敬宗、武宗也为了长生不死,结果误食道士丹药中毒而早死。但是,死而不悔,悲剧照样继续演下去。

宋朝的真宗、徽宗，明朝的世宗又先后成为奉道极度的上层统治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

根据现存的资料，道教的创始人至少有两个道派。一是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公元34—156年)创立的“五斗米道”；一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184年)创立的“太平道”。此后，又经过东晋的葛洪(公元283—363年)，南北朝时的寇谦之(公元365—448年)、陶弘景(公元456—536年)等人的不断改造和完善，终于脱下了原始道教粗陋破蔽的外衣，从民间堂而皇之地进入殿堂，成为与佛教相抗衡的宗教。

和佛教的以生为苦、以死为解脱的主张相反，道教的主张是，以生为乐、长寿为大乐、成仙为极乐。道教的这一主张无疑击中了人们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的心态，因之道教打出长生不死的招牌，得道成仙，大受青睐，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毕竟生存是人的第一欲望，何况它的主张又与佛教提倡的禁欲、苦行相反，极力主张人要活的自在，活得舒服。如果说，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需要，享受是第二位的，那么，享受的高级阶段就是精神上的满足。而道教偏偏给人们构筑的，是一个于时间凝固了的同时，人生却是个永恒的世界。在这个时间与生命错位的迷阵里，不仅人的生命可以永

驻,而且到那时会活得更加自由无羁。如此的广而告之,不要说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古代,就是在今天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边远地区,恐怕同样也有它的诱惑力。原因在于“仙”可以修炼而成,尤其是它既超拔非凡,又无固定的模式,大可任人想象发挥。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与其说佛教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刻,不如说,道教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更深刻。究其原因,它是融古代中国老子、庄子的学术思想为一炉,兼收儒、佛两家为一体而形成的宗教体系。

顺便指出,“道教”和“道家”并非是一概念。“道教”是一种宗教,而“道家”则是先秦时候的学术派别。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何联系,那就是道教的思想渊源来自道家的哲学见解。道教创立伊始,就奉古代哲学家老子为教祖,并且把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作为教徒习诵的经典。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是哲学家,不是宗教家,更没有创立过宗教。换言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流派之一的代表人物——老子及其哲学见解中的“道”,在道教里已经被神化并视为天上的神。

2. 道教与中国社会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孕育了道教的形成。反过来,道教的浪漫理想和色彩绚丽的仙境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又渗透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丰硕成果之中。从古代占卜术到近代科技,从古代诸子百家到近代哲学,从古代人生情趣到现代气功传播,从古代建筑形制到现代城市规划布局,直到今天仍积淀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之中。对于道教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涵盖面和辐射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的印痕在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俯拾即是,随时可见。

其一,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人际交往,信息沟通,离不开语言。譬如现代词汇和口语中,形容开展竞赛,一施所长,常使用“八仙过海”一词寓之。这里的“八仙”,就是道教仙话中的八位:李铁拐、钟离汉、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道教中“八仙过海”的故事,讲的是上述八仙应白云道长之邀,在蓬莱仙岛参加牡丹盛开时节的宴会后,在返途中,各展所长,飘然越过了辽阔波涛的大海—东海。八仙各有其得道成仙的经过,民间传说的故事,既有渲染他们神通的法术方面,也有表彰他们的为民造福,替民除害的方

面,有的故事情趣横生,极大的反映出仙与人之间的亲近关系。譬如中外驰名的我国有史记载以来的石拱桥—赵州桥,历千年而不毁。在桥上有几个驴蹄脚印,相传就是八仙中的张果老坐骑的驴在过桥时压出来的。民间传说赵州桥建成后轰动远近,蓬莱岛上的仙人听说后,就来到这里测试赵州桥的承载力,于是留下张果老骑的驴蹄印。这里,通过仙与人之间的较量,热情地讴歌了古代造桥工匠的杰出智慧。据史学家考证,八仙中有五位是确有其人,只不过他们是人而非仙。

其二,文学艺术创作是文化领域中的奇葩。神仙思想是道教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内涵之一。在我国,以神化为题材或在此思想指导下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胜枚举。炙人之口,妇孺皆知的神话故事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上老君都是道教塑造出来的散仙。而另一部传世佳作《红楼梦》,索性借跛道人之口,开宗名义的写出了全书的主题:“好了歌”。“好了歌”中写到:“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是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

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好了歌”固然给神仙头上兜了一瓢凉水，同时鞭笞了世间求福之情，但是“世人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其根本宗旨还是说，只有出家修道，才能获得永生的好处。《红楼梦》全书以道教仙话开头，又以道教仙说结尾，其间一僧一道飘忽而来，又忽然而逝。这种时隐时现、若暗若明，无非是告诫人们：人生旅途的真正归宿，只有出家修道。《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最后离家出走随跛道人而去的结局，再清楚不过的表明道教对文学创作影响之深、之广。《水浒》是我国另一部古典名著。道士除怪，除念咒外，还要仗剑披发。《水浒》第六十四回写公孙胜芒砀山降魔就是拔出松文古宝剑，口念咒语刮起一阵黑风，把敌将引入陷马坑中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不也是上坛台，脚踏圭罡，手持宝剑，披发念咒吗？

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是中国丰富的宝贵遗产。在这些作品中，可以说有相当的数量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自然也不乏有其代表人物，其中唐朝诗人李白是最典型的一个。李白在《元丹丘歌》中写到：

“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岭之紫烟，三十六

峰长周旋。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我知尔游乐无穷”。

这是诗人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在他想象中，嵩山之颠，紫气环绕，在一溪清流衬托之上的群峰中，仙女翩翩起舞与之周旋，享受着身骑飞龙在宇宙天庭遨游的无限乐趣，神仙世界的幻觉，在他的头脑中油然而生。他在另首诗中写到：

“清晓骑白鹿，直上天门山。山际逢羽人，方瞳好容颜。扪萝欲就语，却掩青云关。”道教对李白影响是深刻的。在《留别广陵诸公》中，他干脆，“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自己进山采药，炼起仙丹来了。

唐代，文人学道之风，长盛不衰，足见道教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再引几首。

刘长卿在《寄许尊师》中写到：

“独上云梯入翠微，蒙蒙烟雨映岩扉。世人知在中峰里，遥礼青山恨不归。”

李商隐在《玉山》中写到：

“玉山交与阆风齐，玉水清澈不贮泥，何日更求回日驭，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龙休睡，桐佛千寻凤要棲，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随。”

箫吹罢，好相随，无疑是这位女诗人对自己爱情的

向往。意味深长的是，一定要借用虚幻的仙境来表白。

李白、刘长卿、李商隐不过是唐代众多诗人的三位，他们所写的类似的诗篇更非上述这里所引的几首，但我们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其共同的特点，是诗人对神奇、恬静世界的美好憧憬。境界是虚幻的，是人们的梦想，但这梦，是那么的美好，以至令人不忍去戳穿它，宁可在梦中去幻、去想。显然，诗人们构筑的这个梦，是以道教所提供的许许多多神奇的意象为素材的。换句话说，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中绚丽神奇的色彩，与道教倡导的近乎幻觉式的想象，是分不开的。

其三，文化有其内在的承袭传统。道教文化作为中国古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的汇集和发展，必然渗透在文化领域的其它方面。音乐是其中之一。著名的民间音乐家阿炳，以其一曲《二泉映月》名垂青史。对于这支家喻户晓的名曲，又有多少人知道，作者从童年到尔立之年，都是在江苏无锡当道士渡过的。其演奏功底不能不说与道教音乐的熏陶有关。因为道教的斋醮（斋，祈福禳灾的一种仪式；醮，为禳除灾祟而设的道场。）仪式，从开始到结束，包括中间情节的起伏变化，都是由音乐把它贯穿起来的。所以道教音乐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必

然显示出其鲜明个性。另外,道教音乐随着道教在全国各地的传播,又汲取了地方音乐的特点。

其四,既然道教追求“长生不死”,那么就要寻求长生不死之道,于是发展起来炼丹术和养生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事求是的讲,道教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上是有贡献的。

发展炼丹术,企求服用“仙丹”是无稽之谈,但就炼丹术本身而言,应该说它在古代化学领域的研究还是很有贡献的。研究科学技术史的专家发现,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的用于炼制金丹的建筑,非常类似现代的实验室,炼制金丹的器皿,很讲究灶与鼎的大小及其方位的选择,特别是葛洪还在书中记叙了不少炼丹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化学反应现象。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知识,最初就是炼丹道士发现的,如果把硫磺、硝石和木炭混合极易燃烧,故称之为“火药”。仅此上面几行文字,我们不难窥测道教对化学科学和军事科学领域的突出贡献。

道教主张得道成仙。人总是要死的,这是生物界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决定的,所以宇宙世界不存在违背新陈代谢自然规律的仙。但是如果我们把“仙”字理解为“健康长寿”,那么掌握了养生之道,还是可以延长生命过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